


洞天仙子

张崇溶 著



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张崇溶 著

洞天仙子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洞 天 仙 子
张崇溶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兴和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8.75 字数: 150千 插页: 2

1987年12月第一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089·450 印数: 1—3,470册

ISBN 7—204 00225 3/I·29 每册: 1.90元

序

扎拉嘎胡

过去有好几位同志让我为他们的作品集写序，我都一一谢绝了。写序我认为是文学上功成名就者所为的。我不想“滥竽充数”，更不敢妄为。这是我自己构想出来的不成戒律的戒律。崇溶同志提出为他的小说集《洞天仙子》写序，我颇为难了一番，却只好从命。我们是老朋友，我在包头工厂“劳动改造”和写作期间，曾得到过他多方帮助；我在编刊物的那些年代，我们就有文学上的交往。为他的书写序，既或我说错了，他也会原谅的。

崇溶的作品，我很喜欢。他所描写的对象，都是他所最熟悉的。对任何一位作者来讲，熟悉生活了解人物乃是最为宝贵的。经济战线是崇溶多年工作过的地方。对这一领域他不陌生。这是他的轻车熟路，也是他创作上发挥优势的所在。尽管我们在这本集子里没看到波澜壮阔、触及深广的文学景观，但却充分地体察到了绚丽斑斓、丰富多姿的点点艺术浪花。小说《流逝的岁月》中，关文江与叔叔关仲、关仲与嫂子之间在那“阴暗”年月所表现出来的隐隐深情，读来令人回肠荡气，感到真实可信。如果说《流逝的岁月》中，通过爆肚铺的今昔对比，对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表现得很得体，

那么在小说《十字坡》中，把中国人的新风尚、新观念又叙述得很生动。男青年韩晨与女青年消兰在他们自己办起的锅贴小吃部里，超越个性上的种种“山海”，终于在志趣和理想的征途上相爱了。作者在描写两种不同环境、不同年令 and 不同人物命运时，没有雷同化，没有简单化，更没有理想化。把笔始终探向人物的内心深处，开掘了人物精神世界的奥秘。

读崇溶的作品，扑面而来的是他独有的艺术风格。在《洞天仙子》集中，总是闪耀着属于他自己的一些东西。他所追求的是每篇作品都有它各自的特色。在作品的主题开掘和人物性格描写上，决不似曾相识。小说《接风》和《串亲》的故事情节有人为的痕迹，但这两篇作品的一些细节还是非常动人。如《接风》中的新来的书记章明山，出其不意中自己掏钱付了为他接风的费用，这使市委马副秘书长目瞪口呆；《串亲》中的书记章明山突然到幸福村视察，亲眼见到了工人们多年居住在简陋的房屋里，据此断然制定了干部住房标准的意见。这虽然很普通的两件事，但处理得较精当，也就显出了艺术的震慑力。

崇溶作品的另一个特色是，语言诙谐、幽默。从诙谐、幽默的语言中常常爆出哲理性的隐喻。我读他的作品时而感到：他坐在我面前，笑咪咪地以他清晰的口齿和动听的声音，讲述着委婉曲折的故事。如小说《洞天仙子》中有这样一段描写：“欣欣结婚一年多了，周围人常说‘洞天仙子’真的迁升‘福地洞天’了……难道这就是幸福吗？”接着作者描写了欣欣的内心独白：耗费着青春，消磨着意志，蛀蚀着热情，吞噬着幻想，制造着可怕的枯燥，可悲的庸俗。这是

有声有色的语言。读到这里使人很自然地要产生一些联想，对欣欣这位众口称道的美女命运更加关注。又如小说《“娘娘庙”里的“小和尚”》这个题目本身，就很别致，含蓄而又很形象。作品中有解题的一段话：“因为品种单调，全部是长头发公民，所以有人给这个厂起了个字号，叫做“娘娘庙”。俗话说得好，一个女人一面锣，三个女人一台戏。三十三个女人，自然够热闹的”。这种生动的比喻，富有内涵的描写，在作品中俯拾即是。说明作者在运用语言上颇下了一番功夫的。

崇溶作品的可读性强，笔墨朴素、自然。作品中的历史意识与文化意识也很浓重，这增强了作品的份量，产生了艺术的魅力。《初春》和《洞天仙子》是这本集子里的翘楚之作。这两篇作品与当今的“玩文学”截然不同，体现了作家对艺术创作的沉思和自省。《初春》描写的是农民与领袖在乡野邂逅相遇的一个场面。文字凝炼，篇幅很短，而寓意却很深刻。《洞天仙子》是描写美女欣欣的悲剧故事。欣欣这个出众的美女，在一股社会势力与她母亲的鼓动和包办下，在非常特殊情况及其几乎是无理智中，她与同单位的，并不十分喜欢的男人曹六官结了婚。婚后感到生活不美满，与一名处长婚外恋。此事被丈夫发现后，丈夫在愤怒中将她拉进火车的轮下轧断了她的两条腿。故事就是这么个简单的故事，但还不能笼统地就把它看做是简单的故事。它隐喻着另外的一些含义。至少还可以看做是“红颜薄命”在新社会重演；也可以看做封建思想在社会一隅的大暴露。这篇作品首尾相衔接，编排很讲究，文字也很简炼，结构很完整。如开篇说明“女人是不幸的，漂亮女人，双倍不幸。”这几句话，是

小说的契机。这为整篇小说挑起了悬念。悬念是打开小说之门的重要开关。写好悬念往往是写好小说的关键。崇溶在这篇作品中发挥了这个擅长的。小说结束时，漂亮女人欣欣自我忏悔：“我的双腿没有了，同时也没有了恨，没有了爱，没有了虚荣和嫉妒。只有回忆，回忆那遥远的，残缺的梦。”

崇溶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作品，绝大部份是反映现实生活的，贴近时代的，几乎可以说是创作与生活同步。在“距离论”产生很大影响的年代，崇溶坚持自己的创作信条，在自己所熟悉的土地上辛勤的耕耘，以现实主义艺术方法为主体，不断推出新作，这是难能可贵的。

崇溶从丰富多彩的财贸战线汲取诗情画意和精神力量，与改革开放保持着紧密的联系。这从他编的这部集子里可以看得出来。对新生活对新型人物没有满腔的热情，那是难以写出跳动着的时代脉搏和社会风云的。当然，也不容讳言：我们还可能从这部集子里挑出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，但崇溶在创作上的孜孜以求和不断探索的精神，还是值得肯定的。

1988年5月24日 呼和浩特

目 录

序	扎拉嘎胡(1)
初春	(1)
熊 磊 上 班	(7)
接 风	(16)
串 亲	(32)
夜 深 沉	(52)
流 逝 的 岁 月	(67)
四 季 常 青	(86)
十 字 坡	(101)
高 醋 沈 老	(121)
阿 丽 玛	(134)
道 尔 吉 大 婶	(144)
沉 积	(153)
“ 娘 娘 庙 ” 里 的 “ 小 和 尚 ”	(160)
洞 天 仙 子	(233)

初 春

这是一个宁静的早晨。东方正出现一抹晶莹透亮的桔红，轻轻掠过群山顶端，染红大地，染红刚刚醒来的浑沱河。微风徐徐吹来，寒意中充满湿润和泥土的芬芳。高高的白杨树纹丝不动，柳条儿则已经柔软地、惬意地轻轻摇荡，它们的枝头，闪烁着点点鹅黄。土地松软了，黑黑的，冒着油儿。只有背阴处，还留着一片片儿碎碗碴般的残雪。小麦开始返青，墨绿墨绿的，就象一块块悬挂着的地毯。地毯上稀稀疏疏地闪着小黄花，恰似一颗颗金色的星星。一队大雁从蓝天上掠过，传来几声鸣叫，洒下一片沙沙声……

一个魁梧的身影，背着手，漫步在乡间小路上。行走的姿态柔和，沉稳的脚步轻轻，是怕这美好的一切受到破坏？还是用整个身心在观察，在谛听，在体味？是诗人，忘情地推敲诗句？是哲人，潜心地提炼哲理？抑或是位丹青高手，出神地揣摩大自然的章法，腹拟一幅醉人的图画？

那边，麦地里，有一座新坟。坟前的纸钱刚刚燃尽，一缕淡淡的青烟里，只只灰色的“蝴蝶”翩翩起舞，稍远处，背筐、粪杈相依而立，安静地等候着它们的主人，一位老农蹲在坟前，两手抱住头，动也不动。

……铃声，鼓声，唢呐声，说声，笑声，爆竹声。一张

张好奇的脸，赞叹的脸，笑逐颜开的脸，一双羞得绯红的，赛过胸前那两朵红花的俊美的脸。一对新人甜甜地叫声“爹！”行的是鞠躬礼，他那么多皱的脸，早已笑成一朵盛开的菊花，“呵呵呵呵！好啊，好啊！新式成亲就是好啊！”

……锣声，鼓声，唢呐声，扭秧歌，打落子，跑旱船。一双双鼓励的眼，敬佩的眼，闪动泪花儿的眼。他俩双双十字披红，儿子骑在高头大马上，媳妇双手挽着缰，他偷偷擦去依依不舍的泪花儿，毅然地挥着手，“去吧，孩子！去吧！保卫咱们的胜利果实！”……

“老乡，这里葬着什么人呀？”一个洪亮的声音。

“啊，没，没什么人！”老人甜蜜的回忆被打断了，他不十分情愿地答着，慢慢扭过头。“噢，是工作同志啊。看我！”脸上带着歉意，扶住两膝要站起来。那工作同志忙伸出双臂搀住他。

一张布满核桃纹的土褐色的脸，一把稀疏弯曲的花白胡须，一双粗节皴裂的大手。渗了一圈油渍的旧毡帽，打了补丁的棉袍，袍角儿撩起掖在腰带下。只有那条杀了两围的扎腰带，是块崭新的黑布。眼皮是红肿的，上面同样布满细密的蛛网皱，毫无疑问，这双眼睛曾经显示过愁苦、迷惘和麻木。而今正焕发出平静、坚毅和希望的光。这是一个勤劳，善良，淳朴的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。这是一部记录着中国农民贫困，挣扎，斗争，胜利的活的历史。

老农仔细地端详着工作同志：高高的个子，魁梧的身材，圆圆的脸庞，宽宽的前额，浓密的头发，一身黄军装，一双半旧的布棉鞋，脖子上草草地系一条黑色毛围巾。笑得多么亲切，叫人心里热乎乎的。看这精神头儿，多象戏里唱的诸

葛亮，又多象画上画的岳元帅，一准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呢！想到这里，他突然觉得对方十分面熟，可一时又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面，说过话。哈，咱西柏坡的风水好啊！这几天，来了那么多工作同志，高的矮的，胖的瘦的，全都是文韬武略的大能人哩，操着各种口音，和乡亲们有说有笑，实实在在，心贴着心哩。可我呀，咋就分不清谁是谁呢？到底是老了哇。

“老乡，你刚才说——”工作同志执着老农的手，迷惑不解地问。

“啊，是，衣裳，衣裳呢。儿子的。筑在这，是个念想呢。”一想到对面是位大干部，心儿便不由自主地怦怦乱跳，嘴巴也变得笨笨磕磕。他感到没有把话说明白，又补充道：“这，这，他，先前，也在咱部队上，打淮海，牺牲的。”说完才感到一阵轻松，也感到一种作父亲的自豪。他忽然想起，共产党里不兴这个，于是，立刻局促不安起来。

“噢，噢。”工作同志点着头，似乎没有注意到对方复杂的心理变化，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紧紧握住老农的手，用力摇摇，显出由衷的哀伤。接着慢慢转过身去，从十步开外采来一朵小黄花，神情肃穆地献在坟前。

“好同志，安息吧，你们的血不会白流！人民英雄永垂不朽！”

老农惊愕了。有生以来，他挨过鬼子的大皮靴，挨过保长的文明棍，接受过村长对军属大伯的敬重，接受过乡长对烈属大爷的安慰。但从来没想到过，一位共产党的大干部，会给一个素不相识的战士上坟。可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坟哟！老农感动了，鼻子发酸，嗓子发颤，不觉流下两行老泪。他

一把抓住工作同志，脱口喊道：“大兄弟！留个名姓吧！”声音一落，马上又为这种冒冒失失的称呼后悔不迭。

工作同志微微俯下身子，亲切地说：“老哥，好兄弟不见外，见外不是好兄弟嘛。你说是不是呀？”

“哎。哎。”老农笑了，心里踏实了，尽管还有些儿拘谨。

“我呀，在子女问题上，也不是英雄好汉。我也有儿子，失散了以后我也想，有时候想得吃不下饭呐。”

“是呢，是呢，就是呢！大兄弟，你说的可真对。连做梦都想啊。”老农高兴起来，紧张和拘谨完全消失了，一五一十地掏着憋在心的话，“可是村干部们说，烈士死得光荣，劝我不要再想。光荣就不想吗？想就不光荣吗？我知道，小子死得值！我心里敞亮！你说说，哎？”

“这些个同志哟，只晓得讲些好心的空话。你对他们讲，等全国解放以后，还要大大地纪念哩。那时候，一定把你们这些英雄的父亲请去。可有一点，不给准备八抬大轿。”

“嘿，哪里，哪里。嘿嘿。”象一个受到称赞的孩子，老农心里甜甜的，痒痒的，竟然浑身不自在起来。他有些儿忸怩地，下意识地在腰间抓着，搓着，不觉触到那杆烟袋。他喜出望外，忙抽出来，装上烟，叼在嘴里，又掏出火镰，把火绒子摁在火石上，蹲下身子，啪啪地打火，工作同志划根火柴，双手捂住，欠下身子给他点烟。他紧吸两口，抓住袖口认真地擦擦烟嘴儿，双手把烟袋递过来。

“大兄弟，抽一袋。”

工作同志接过烟袋，叼在嘴上，就势递给老农一支烟卷儿。老农毫不见外了，和工作同志膝盖碰膝盖，到那红红的烟锅里对火儿，一缕白烟打着旋儿，袅袅上升。

老农吸口烟，咂咂嘴儿，兴致勃勃地说：“今儿我可不是来上坟呐，大兄弟，是报喜来啦！我家添人进口，鸡叫二遍生的，哭的声儿响着呢！不怕你笑话，我乐得坐不住站不住的，跑来跟小把戏他爹念叨念叨。”

“这可是一件天大的好事！孩子就是我们的希望。老哥，向你道喜喽！”工作同志听了，也高兴得什么似的，还认真地拱了拱手。

“同喜，同喜呀。”老农乐得眯起两眼，嘿嘿地直笑。接着便讲起媳妇的贤惠，儿子的孝顺，媳妇拉马坠镫送郎参军，儿子媳妇新式结亲给他行的鞠躬礼……

太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升起，渐渐地由朱红色变为金黄色。绚丽的彩霞布满了半天。山峦，树木，麦田，小花，新苗，都象进了童话世界，刹那间明暗分明，向阳面闪起耀眼的金黄，背阴面浮出奇异的金绿，就连那升腾中的地气，也水儿般地荡漾着一片金辉。村里传来悠长的牛叫声，继而是马的哐哐声，驴的啊啊声，羊的咩咩声，鸡的咕咕声，篱桶的撞击声，孩子们的喧闹声，谁还唱起了“解放区的天，是明朗的天”……一曲多么浑厚迷人的山庄清晨交响乐啊。

工作同志大口地吸着烟，想得很多，很远。

江水滔滔，征帆漫漫，硝烟滚滚，打过长江去！打过长江去！为了孩子，为了千千万万个孩子，为了世世代代的孩子，必须迅速打过长江去，彻底地把战争消灭掉！前进！前进！踏着腐朽前进！踏着罪恶前进！一个新中国，就象初升的太阳，在火里孕育，就象初生的婴儿，在血里诞生。

“娃娃们是幸福的。应该这样。必须这样。”工作同志在鞋底上磕净烟灰，把大半截烟袋杆装进烟荷包，绕着绳儿扎

口儿。“老哥，请你告诉我们的**小毛头**，他们很快就会过上好日子，很快。一个**繁荣富强**，自由幸福的新中国，就要出现在世界东方。将来什么叫**压迫**，什么叫**剥削**，什么叫**饥饿**，什么叫**战争**，对不**起得很哪**，请他们去看电影，看小说，学习历史。”

“嘿嘿，哎，哎哎。”老农欣喜地张着嘴，一迭连声地答应。

工作同志站起身，看看怀表，微笑着说：“再见吧，老哥。有时间咱这**龙门阵**接着摆。”

“哎。哎。就走吗？”老农有些恋恋不舍，无可奈何地站起来。

工作同志走了几步，又转回来，摘下那条黑色毛围巾，递到老农手上笑着说，“这是送给娃娃的礼物，但愿他们长大了，不要笑话我**穷酸**，还请你代我谢谢娃娃的母亲，那位英雄的妻子。”

“哎哎，哎哎，这，这……”老人不知说什么好，眼睛又湿润了。他忽然神秘地问道：“大兄弟，你可见过毛主席？”

“见过的哟。”

“老哥托你一件事”老农虔诚地说：“再见到他老人家，替我捎个好儿，大恩人，大救星啊！这宗宗件件还不全是因为有了他吗？就说我给他老人家行三鞠躬礼呢。”

工作同志把手一挥，说：“他还要感谢全国人民来。其中也有你嘛，老哥。”说罢，健步朝村子走去。

老农托着那条围巾，呆呆地站了一阵，慢慢转身，心不在焉地背起背筐，走了几步又站住。他的眼睛突然一亮，惊喜地脱口说道：“天哪！是他！嘿——！看我！咋早没想到家里那张像！”

熊锃上班

熊锃比往日早起三个小时。虽说旧习乍改，浑身散了架般的难受，心里却感到说不出的兴奋。他草草地洗涮完毕，用手背抹去嘴边的牙膏沫，伸开五指理两下蓬乱的头发，端出妈妈热在锅里的三个荷包蛋，并不用匙筷，直着脖子，一口气吸将下去，又顺手抓个馒头，三下五除二塞进肚子，这才打着饱嗝，美滋滋地去上班。

上班，是真的去上班。三年前，当他初中毕业领到“留城证”的时候，就梦想过上班，然而一次次机会过去了，寡母始终无力把他送到任何一个工作岗位上。唉！十八岁的人啦！爷爷十八岁已经成为战斗英雄。爸爸十八岁也已当上劳动模范，自己呢？他开始抽烟，喝酒，并且变得越来越粗野。今天他终于也上班了，从此他再不是一个多余的人，而是一名职工，一名堂堂正正的，和别人一样上班下班的职工！他要帮妈妈挣钱，将来还可以，嘿嘿，找个对象！

熊锃想得美气起来，酱色的登山服就象鼓满风的帆，毛蓝布喇叭裤的裤脚，发出有节奏的窸窣声，只有那双三接头皮鞋不作美，前头踢出一片毛茬，打过三遍油也不亮，尽管是数九天的早晨，他却戴着帽子，任那乱蓬蓬的头发和寒风搏斗。他两只手插进裤袋里，吹着口哨，喜滋滋地走着。他要

好好地干，争取入团，入党，当模范，戴红花。对了，把红花和爷爷的奖章、爸爸的奖状并排挂在一起！

门市部前正排了一长溜队。他的脸色顿时变了。哼！又是排队！难道卖点好东西，非让人这么排队受罪不可吗？如果放在往常，他一定怀着愤懑跑上去，拍拍排尾那个人的肩膀说：“喂，我站你后头啊！”然后顺手掏支烟，找个背风处，蹲下，独自喷云吐雾。单等人一乱，就乘机加塞儿，仗着个子小，力气大，准能挤到最前头，即使不买，也得起一阵哄，泄泄肚子里的闷气。可是今天不能这么做了，他已经成了售货员中的一员，这些人就是排在他的门市部前边！他的脸上只觉得一阵发烧。

“二婶，这是排队买什么呀？”

“豆腐。过年供应豆腐”。

什么？豆腐！白菜、粉条、豆腐大烩菜，妈妈最爱吃。还可以做虾酱咕嘟豆腐。没有虾酱？抓把虾皮也够意思。熊锃情不自禁地舔舔嘴唇，刚要咽口唾沫，又“呸”地吐到地上。胡扯！我熊锃上班难道为了走“后门”？！

一个小孩子冻哭了，妈妈一边埋怨他不该跟来，一边解开棉衣把他包在怀里。老头吸溜着青鼻涕，时不时揩一把，胡子上依然结起冰柱儿。几个中学生互相抗来抗去，借以取暖。熊锃却感到浑身热燥燥的，就象背上扎满芒刺。特别不自在。他怒气冲冲地奔上门前，举起拳头，把门板撞得山响。

“开门！开门！想把这些人都冻死呀！开门！开门！这叫什么为人民服务！开门！开……”他突然想到，自己已经不再是砸门的角色了，应该进去开门。于是他回转身，满有气魄地摆摆手，“你们等着！”说完一溜小跑，从角门跑进

院子……

半年前，熊锬拿着介绍信，来这里报到，因为各个门市部人浮于事，所以这批新职工当时没能上班。眼下要过春节，业务忙起来，才通知他们正式上班。

“喂！炮弹，炮弹！你这家伙怎么这晚才来？”一个和他同时报到的伙伴在营业室里嚷着，并且跑过来要搂他的脖子。

“去去去！”熊锬不耐烦地拨开对方的手。

“熊锬同志来了？快过来烤烤火。”小组长美霞热情地招呼他。

熊锬只当没听见，怒冲冲地挨个看了一眼，粗声粗气地问：“你们是来听出丧的？”

火炉旁的几个人面面相觑。

“聋啦？老婆哭，孩子叫的！你们倒满自在！”

“噢，你这没头没脑的炮，是朝哪个开的？”

“为什么不开门？你们出去试试？”

“我说炮弹，别发这么大火呀。人家老职工正在办公室烤土豆吃呢。来，哥们儿，咱这也有，尝尝。”

熊锬横了伙伴一眼。

“熊锬同志，开门前还有好些手续呢。天几前培训，你病了……”美霞低低地说。

“净咋唬老百姓！”

熊锬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过去就开大门，美霞喊着叫着阻止，已经来不及了，人们潮水般地涌进来，煞时间营业室里乱成一团。几个烤火的新营业员被冲得东一个西一个，夹在顾客中间不知所措。熊锬首当其冲，被挤在水泥柜台前，脑